

黄克著

诚之斋札记

中华书局

克著

之斋札记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诚之斋札记/黄克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5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ISBN 978-7-101-10916-0

I. 诚… II. 黄…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6848 号

-
- 书 名 诚之斋札记
著 者 黄 克
丛 书 名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责任编辑 陈若一 林玉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½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916-0
定 价 40.00 元
-

目 录

小令中的天籁	
——〔天净沙〕	1
从〔蟾宫曲〕《叹世》看马致远的心态	6
马致远行状自白	11
寻梅寻得的苦闷	
——读乔吉〔双调·水仙子〕《寻梅》	18
张养浩〔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赏析	24
元人散曲的神韵	34
伤心人语	
——晏几道《临江仙》词	44
“吾师肺肝铁石铸”	
——读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52
李白世界观矛盾初探	60
传记文学的新镜鉴	
——《梅尧臣传》读后	90

重印《瑶华集》序	102
关羽形象在关汉卿笔下的升腾	107
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一群	
——关汉卿创造的三个妓女形象	118
谁动了谁的著作权?	
——《南戏〈拜月亭〉考论》质疑	172
元代读书人的不平心声	
——说宫大用杂剧《范张鸡黍》	180
乾隆时期昆曲演出实录	
——《审音鉴古录》	205
《南府与昇平署》序言	216
徽班进京的开创之功	221
流派剧目 流芳百代	
——《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序》	225
王魁桂英故事探原	238
道学家的黄粱梦	
——《野叟曝言》	270
娱心 劝善	
——《忠烈侠义传》的再认识	279
触类旁通话《旁证》	305
“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伦布”	
——孙楷第先生其人其事	314

感念振甫师	
——兼怀钱锺书先生	353
龙的飞舞	
——钱锺书先生和他的《谈艺录》	372
追怀良师益友守俨同志	385
一瞥劫后灿烂	
——记校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先生	398
回味是美好的	
——参与创办《文史知识》纪事	410
编辑后语	422

小令中的天籁 ——〔天净沙〕

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把马致远的〔天净沙〕视为元人小令之最佳者，评语是：“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就情趣流畅、浑若天成的意义说来，确是公允之论。

小令只有短短五句，二十八字：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
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题名《秋思》，但全篇却无一语道及其所“思”的内容。它只是排列一些孤零零的景物，并点明这些景物正是小令主人公“思”之寄寓所在。这需要借助于读者的理解和想象，把景物与主人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一挖掘出

来，然后才能最终达到对作者“秋思”内容的认识。

在作者铺染的一系列景物中，首先出现的形象是枯萎的蔓藤和僵老的古树，显示了毫无生机的萧瑟气象。这时，一只昏鸦——无精打采的乌鸦飞入画面，呀呀地嘶叫着，扑打着翅膀，跌落在光秃秃的老树枝上。这就在已经十分败落的背景上又涂抹了一笔凄厉的色调。

但是，随着画面的延伸，却出现了“小桥流水人家”这样极为明净的景色。潺潺的流水、纤巧的小桥、温暖的茅屋，一切都是如此的安谧，就连那户人家的欢声笑语也如闻似见。犹如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历经昏暗之后，展示了一派勃勃生机。

按照我国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李笠翁曲话》），那末，“枯藤老树昏鸦”点染出来的“哀景”，正与“小桥流水人家”展示出来的“乐景”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不过，因为二者平行，仅此二句尚难以判断作者这种对照的用心，究竟是欲一倍增其哀抑或一倍增其乐。这只有在下文推出闻见此景的主人公之后，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古道西风瘦马”，冒着凛冽的西风，一匹筋疲力尽的瘦马在荒郊古道上踟蹰而行。虽然读者尚不能正面认

清主人公的面孔，但透过瘦马的蹒跚形影，马上游子的凄苦之情却已毕现无遗。于是乎，以上所列貌似对立的两组景物，在这位异乡羁旅人的眼底，便全然重叠起来。“枯藤老树昏鸦”岂不正是自身心境的写照？昏鸦栖落于枯枝与自己的寻觅归宿，处境何其相似！愈见其情绪之悲凉。而出现在另一角落的“小桥流水人家”之所以给他更有力的吸引，或许他的家乡也是这样的温暖、安适、生意盎然，不过，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以这种悲凉的心情来体味这一“乐景”，势必会更添一重悲凉。“古道西风瘦马”，只见他顶风策马而行，一心要尽快离开这一“乐景”，以免沉浸于更深沉的痛苦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特意点明了驿道年代之“古”，这不仅表明其今日的荒废，更意味着此情此景为古往今来的羁旅中所共同的经验。一个“古”字，把游子的个人凄苦推及古今，足以引起读者的丰富联想和共鸣。而作者本人肯定是联想得最深、共鸣得最强烈的一个。“夕阳西下”，处在日暮途穷、尚未觅得归宿的时刻，作者不由发出悲哀的叹喟：“断肠人在天涯！”人生的旅途在于寻求理想的归宿，可是对于这位游子来说，海角天涯，一切却是这样的渺茫；当思及此，怎不令人愁肠寸断呢？

最后一句，一反前文单纯铺叙景物的格局，变成了直抒胸臆。而读者在洞悉其胸襟之后，再来回顾前面铺陈的景物，才能豁然明了和深切感受每一景物都涂有这位天涯沦落人的浓重的感情色彩。

要在短短的二十八字里凝结如此丰富而跌宕的感情，并不是容易的事。为此，作者在语言设计上进行了一番惨淡经营。他把精心选择出来的景物只用特定的名词来标志，而不用半字谓语作说明，正所谓点到而已。进而，他又把九个景物——也就是九个名词平分成三组，每组景物里都包括一个活生生的主角，用它来决定一组景物的情调和气氛。枯藤、老树，只有在昏鸦飞落下来的时候，才更显出其败落；小桥、流水，只有与人家连在一起，才更显出其生气；古道、西风，也只有出现了瘦马之后，才更添其凄凉，这样就构成了一幅幅特色独具的画面。这些画面，表面看起来是孤立的、静止的，彼此之间似乎毫无联系，仅仅通过篇末点题，“断肠人在天涯”，才告诉读者：如上画面乃是游子眼中捕捉到的，它们无一不牵动着游子的心弦。于是，孤立、静止、互不联系的景物，一变而为提供给读者驰骋想象羁旅之情的典型环境和广阔空间。对立的景色协调起来了，静止的物体浮动起来了，

简单的名词也显示了极为丰富的内涵。景景相连，物物含情，情景交融，达于化境，终而脱落后这样一幅游子断肠的完整画卷。

纵观这首小令，字字句句皆出自匠心设计、巧意安排，然而全篇却是自然有致、情趣天成，丝毫不落雕琢的痕迹。它得到“纯是天籁”的评语，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

按语：这是作为编委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想若干年后，主持工作的柴剑虹同志通知我，此文被台湾一本教科书选为教材，随即寄来已兑换成人民币的稿酬若干。虽未见原书，但稿酬是切切收到了。故值一记。

从〔蟾宫曲〕《叹世》看马致远的心态

东篱半世蹉跎，竹里游亭，小宇婆娑。有个池塘，醒时渔笛，醉后渔歌。严子陵他应笑我，孟光台我待学他。笑我如何？倒大江湖，也避风波。

马致远摘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诗句而自号“东篱”，借以表明其寄身田园、寄情世外的志趣。正像他在〔大石调·青杏子〕《悟迷》中所自嘲的那样：“天公放我平生假，剪裁冰雪，追陪风月，管领莺花。”明明是怀才不遇，却故作旷达，要主宰起风花雪月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自己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支〔蟾宫曲〕小令就是对其田园生活的具体描述。在那通幽的竹径中，隐映着一座小巧的游亭，而走到竹径的尽头，就是小巧的庭院。形容这座庭院用了“婆娑”二字，“婆娑”

的含义很丰富，不只展现了花木的繁茂，而且透露了其中飘荡翩跹的一种动感，使这恬静的小院洋溢着生气，既诱人又足令人忘情。一个经历了“半世蹉跎”的老人憩息于此，陶然忘机，自不难想见。然而主人公对生活的设计尚不止于此。在庭院后面，另有一池清水，在那小小池面上更漂浮着扁舟一叶。主人公在扁舟之上，醒的时候轻声吹起渔笛，醉酒之后又放声唱起渔歌，其胸中的郁闷亦于此得到尽情的宣泄。于是，不平的心境得到了暂时的平衡，沉浸在一种所谓“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心态之中。这时候，什么“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双调·夜行船〕）般的人世间争斗，什么“无也闲愁，有也闲愁，有无间愁得白头”（〔双调·行香子〕）样的人世间烦恼，统统抛诸脑后。主人公子然一身，怡然自得，完全陶醉在自己精心设计的小天地里。而这正是他“半世蹉跎”换来的大彻大悟。

有趣的是，马致远的另一首散套〔般涉调·哨遍〕（半世逢场作戏）也是以他的“小宇”来寄情的，几乎可以视为这支小令的铺排。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茅庐竹径，药井蔬畦，自减风云气。”好一个“自减风云气”！一语道破其寄情田园的目的就在于抑制自己那愤世嫉俗的

风云气概。而为了达到这一境界，又经历了多么大的蹉跎，付出了多么大的痛苦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蟾宫曲〕的前半部表现了作者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了寄身世外、与世无争、六根清净的无限乐趣，其实，却蕴含了内心的波澜起伏，表明他正在出世与入世的极度苦闷中挣扎。“自减风云气”——这种人为的甚至不无造作的恬淡心态，才是最真实的夫子自道。我认为，非如此理解曲的上半部，下半部的内涵也无从进一步挖掘。

“严子陵他应笑我”。严子陵即严光，年少时曾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待刘秀称帝，他就变换姓名隐逸了起来。刘秀派人四处寻访，征召到京，委以谏议大夫，竟不受，终隐于富春江。相较而言，马致远虽也高唱隐居，却远没有这位严光先生来得彻底，不仅担任着“江浙行省务官”（一作“江浙省务提举”，此据《录鬼簿》）这样的小官，而且用作避世超俗的这座茅庐小宇很可能就处在闹市之中，所以才怀疑严子陵若在世，一定会嘲笑他的假正经，而非真隐士了。当然，如果能够想象自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也意味着作者自料难以彻底摆脱尘世的绊羁，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难解的是下一句：“孟光台我待学他。”这“孟光台”

者何许人？遍查字书、求教方家，皆不得其解，笔者自不敢妄断。鉴于依曲律此句与上句为对偶，可以肯定“孟光台”与“严子陵”是相对应的三字姓名，只是尚不知其出处罢了。但是，从下面曲词来揣测，这“孟光台”纵使不是“东方朔”三字的误植，也该是类似东方朔一流的人物。这种设想虽近荒诞，却也有如下的依据。东方朔者乃西汉武帝之弄臣，待诏金马门，官至太中大夫，以滑稽善辩名于世。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听到朝中以“狂人”呼之，东方朔回答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并乘酒酣，踞地而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本宦者署门，后世沿用作官署代称。马致远既不能如严子陵那样弃官而去，隐逸江湖，只能效仿东方朔辈，所谓“避世金马门”，以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安慰，或自我解嘲了。

倘若如上臆说可以成立的话，那末，马致远就可以向严子陵反唇相讥了：“笑我如何？”我又有什么可被嘲笑的呢？你隐逸于深山蒿庐之下固然是隐士的行藏，可我隐逸于官署衙门之中也是有前贤可鉴的行径啊！故而随即发出请人谅解的呼吁：“倒大江湖，也避风波！”“倒

大”，词曲中常用语，乃大、绝大之意。全句的意思很明确：不只湖畔港湾，即或白浪滔天的偌大湖面上，也自有躲避风波的办法。所谓江湖也避风波，其实是用来借喻官场中亦可求隐。这样一种阿Q式的心态，在怀才不遇或愤世嫉俗的士大夫群中颇具代表性，晋人邓粲就曾发表过这样的高论：“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晋书·邓粲传》）马东篱沉寂下僚，既不齿于官场的腐败，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又无力摆脱或与之抗争，于是，在官署之旁、闹市之中苦心经营了一片精巧的小天地，虽比不上前辈隐士超世脱俗的大气魄，亦可略效其遗风，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从中得到一种聊以自慰的心态平衡。这篇“叹世”的〔蟾宫曲〕所透露的正是马神仙的这样一种隐衷。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原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5期）

马致远行状自白

马致远，元代著名的散曲大家。“万花丛中马神仙”，“战文场，曲状元”（明人贾仲名〔凌波仙〕吊词），后人对他也推崇备至，形容他一副曲高和寡、不食人间香火的仙风道骨形象。惜乎，生平不详。《录鬼簿》也只提到他任“江浙行省务官”（一本作“江浙省务提举”），只是经办庶务的小吏。因此，明人胡侍《真珠船》将其泛泛归于“沉寂下僚，志不得伸”之属，学者多从此说。

然而，观其散曲之作，不时透露一些远非“沉寂下僚，志不得伸”之举，如〔拨不断〕“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表明他出入禁中达二十年之久，确曾飞黄腾达过。

在另一首〔中吕·喜春来〕《六艺》中，借着写“御”，回忆当年：“昔驰铁骑经燕赵，往复奔腾稳似船。”而弓